

● 马 佳 著

情 葬





情 葬

马佳 著

工人出版社

情 葬

马佳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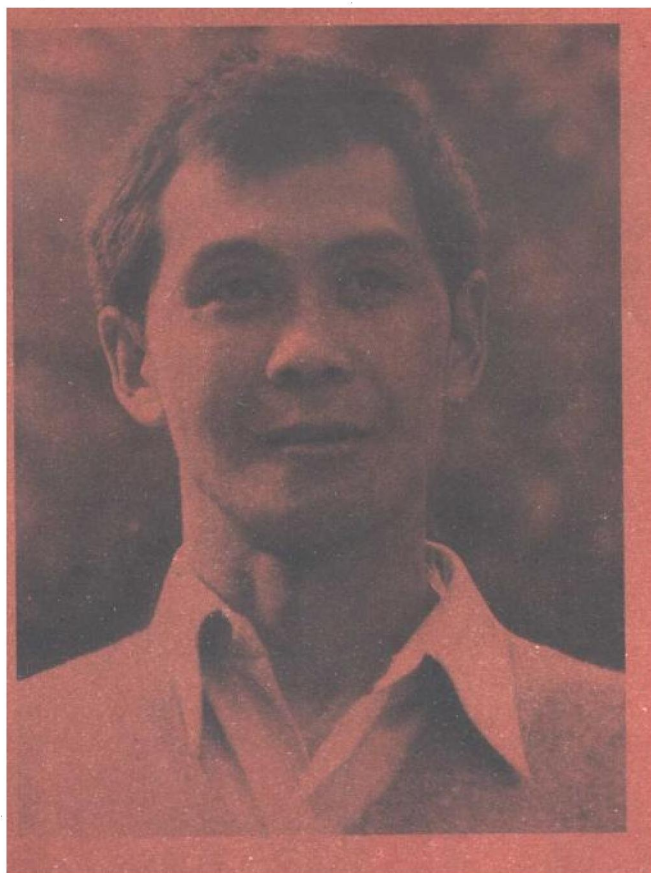
北京市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220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90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37,841—44,840册

ISBN 7-5008-0214-5/I·57 定价：3.80元



马佳，一九五三年六月生于北京。文化大革命中辍学，其间学习油画；一九六九年下放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接受再教育，时为六年。尔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考入《工人日报》社文艺部，旋即调入全总文工团艺术室任编剧。一九八二年以来发表长篇、中短篇小说及剧本十余部，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第一章

晨曦赶着落雾已经泻满了草原。微睡的时辰，听觉中偷偷掠过的流水汨汨响动。岳枫翻了个身但没起来，在谛听：它比解冻的水声更疾湍更焦急更辽远——四面八方都发出了这种颤动，并且越来越清晰分明——是否春日回归，苏醒的大地在骚动？坦荡的河谷，隐现的天山，视野中的一切仿佛都失去了真实感。只有脉动是真实的。当阳光拨开最后一缕雾纱时，感官所能感应到的一切都在振动——空气中的春意在骚动，那是生命蠢动于冰雪之下的骚动？那是汁液要升到枝梢上的骚动？——这究竟是什么？！不可抗拒的诱惑，渴慕光线的本能，以及那与生命无关的种种骚乱不安之感，在感觉之外展现开来……阳光下闪烁的是一片空旷的河面。河的彼岸白杨萧萧，峡谷中随风而来的雪崩声多被它们隔绝。白杨林侧的草原上有马群在奔驰，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与峡谷间的声响遥相呼应。他半跪着打好行装。伊犁马焦灼地低鸣。他站起来背对阳光，叉开双腿伸展两臂，尽兴地伸了个懒腰。这时马已挣开了绊住前蹄的缰绳，轻步跑到河边，凝视了一下沉浮的碎冰，涉足在蓝澈的水里垂颈狂饮。晶凇的波纹在扩散。岳枫仰天打了个呼哨，骏马转过头来引颈嘶鸣。

雾向山里去了，与峪岚融合在一起漫遮了崔巍的雪峰。散

布在西北高原有许多这样无名的河流。它有时干涸有时湍溢，有时渲泄轰响有时无声无息，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的生命形态。当地的战士常说，只有春天它才是活的。那里没有鱼虾，只有一些肉眼难以捕捉到的微生物。没有人知晓它的源头和河口。春天流泻，冬天封冻，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这样。或许只有少数的游牧人才熟悉它，但马铃一响便又是记忆了。春夏季的洪汛和暴雨曾把岸基大块大块地切削掉，凸凸凹凹歪歪曲曲，向阳处开满了淡蓝色的小花，星星点点一直延伸到突兀的岸壁和较为平坦的原野相交的河湾。

若不是部队忙于“反侵略战争”的拉练，岳枫早就签署了工作调动的公文。一晃几个月过去了，他毫无闲暇去思索近来生活中的变迁。时光似乎是没有程序的，它划过记忆，没留下任何痕迹，如同夏夜的流星只有光亮没有踪影。“九·一三事件”之后，按司令部的战备通报来说：“边境气候恶化”，军人们从兵营中被驱赶到马背上，熟背了对敌喊话。晨战，午练，暮灶，夜袭……他像一只上满弦的钟表机械地转动着。“为祖国而战！”“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就是军人间仅有的生活用语，撒遍了日日夜夜的每一刻度。牧羊走廊“遭遇战”之后，军区司令部又颁布了新的“作战命令”，骑兵第五师便挥军南指，在汗腾格里峰下开始了疲敝的“围歼”战斗。托什罕河拐过阿克苏后急转南下，蓄洪区大多是分布在这坦阔的地带，南南北北贯穿着许多河流。当地居民说这里的春天来得最早，因为当干涸的河床填满上游倾泻而来的雪水时，两岸的草木旋即是一片葱绿了。“围歼”战斗结束之后，独立三团又马不停蹄沿着塔里木河东上，于博斯腾湖集结，整休了几天后继续策马北上，按照司令部指令在乌拉斯台山口进行“决战”。

作为作战参谋岳枫早已跑熟了这里的密林与山路。当能分辨出不同型号的枪炮声时，他策马跑上林莽西边的高地。天格

尔山那边硝烟弥漫，看来兄弟部队的阻截战斗已经打响了。通往乌鲁木齐的公路上横亘着几辆冒烟的大卡车，密集的枪声正是从公路后侧的落叶松和冷杉林前传来。岳枫和战友们听令翻身下马，让马趴在岩石后面，然后束紧马刀提着冲锋枪，沿乱石嶙峋的山势向下冲击。

公路两旁的沟里趴满了穿军装的人但鸦雀无声。只有距公路百十来米处的土坡后，时而传来瘖哑的枪声。“敌军”正从路基下的开阔地匍匐前进，试图切断公路以便打击可能出现的增援部队。一颗烟雾弹在公路上爆炸开来。晨风撩开浓烟的一刹那，整个大地是静悄悄的。闪亮的马刀刺击着岳枫的眼睛，在能听到马叫声时他摘下了冲锋枪，然后将弹夹摆在炸断的胡杨树下。短暂的死寂仍在延续，静得可怖。岳枫蓦地感到有点滑稽，似乎眼前的这一切变得真实得令人难以置信：标志杆就竖在公路旁的土坡上——无论敌我两军若谁能顺利拔杆就意味着夺取这次“战役”的胜利，至少司令部的演习计划上是这么说明的——可是要想躲避“敌军”密集的子弹和指挥部敏锐的瞭望镜又是谈何容易，而“敌军”恰恰正是军区首长们引以为荣的军中骄子警卫一营。

当岳枫正在盘算如何创造战机拔取标志杆时，突然沟里一个女人的尖叫划破了沉寂——“敌军”开始攻击了。他跃身横枪一个联射，然后滚入沟底，倾刻间沟壁上飞过呼啸的子弹。他聆听着弹道声，踏着冰冷的雪水转移目标试图寻求新的射击方位。这时沟里的另一端传来异样的声响，岳枫循声望去不由惊诧不已：是自己人，左臂上带着同样的袖标，可他们挤缩一团，有的提着冬不拉，有的抱着提琴箱，像堆刚出壳的鸭子。他刚想吆喝，一梭子子弹打来，沟帮扑扑作响，沟坡上的一棵小胡杨树被打断了，重重地压在身上。他被激怒了，粗暴地骂着单腿跪在地上举枪扫射起来。冲锋枪的枪栓喀喀作响，朝后

反冲了一下——子弹完了。就在这时他感到一个人从后面向他扑来重重地压在肩上，他使出浑身力气将那人背了过去，与此同时飞身扑了上来，用膝盖顶压住那人的脊梁高高举起了枪托。距离那脑袋只有几寸时他愣住了：这是张姑娘的脸……姑娘的脸？他再度举起了枪托——呵！是姑娘的脸！眼睛、嘴唇、浓发还有属于女性特征的一切——他沮丧地垂下了双臂：

“娘的，尽裹乱！”

“你还当真了……”

“废话！这是演习！——”

“谁还用你唠叨！我还不是为了保护你？！”那是一双当真的眼睛，大大的眼睛，包容着解嘲挑战和轻蔑的眼睛。

岳枫无言可对。少顷，指了指公路上的标志杆说：“要不是你，我早就把它拔下来啦！”

“就它呀，插在沟里我也不拔，英雄！”

姑娘说完连泥带水地爬了起来，头一歪，嘲弄般地耸耸肩然后拂袖而去。

刚才那种滑稽感又油然而生，岳枫不禁乐了。那姑娘闻声止步转过头来，目光是犀利的：

“你笑什么？”

“也许你说得对。”他也头一歪耸耸肩报以回答。

姑娘迟疑了一下，将满是泥巴的双手冲对方张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岳枫依然摹仿着她的姿势答道：“可共产党最讲认真。”

这时远方传来集合的军号。姑娘用脏手擦开额前的浓发说：“想知道是敌方还是我方拔走了标志杆吗？”

岳枫点点头。

“当然是我方啦！”

“根据什么？”

“因为我方将士英勇善战并富于荣誉感。”

她的目光似乎在等待回答。岳枫只报以淡然一笑趑身而去。

“岳枫同志，首长让你进去。”一个女兵在身后轻声说道，“他在阳台上。”

虽然这个女兵披着白大褂，但言行举止的劲儿并不像搞医务行道的。岳枫由于感到紧张，总想分散一下注意力。对方似乎觉察到这一点，颇为倨傲地补充道：

“注意，首长午觉失眠，谈话要简练。”

“这我懂。”岳枫谨慎地点点头。

“以后中午最好别来打搅，听见了没有？”

这话近乎于命令。显然这号女兵不是某位首长的千金就是后门兵，一张口就能表现出某种优越感来。岳枫敏感地避开对方的目光。

疗养院沉浸在静谧中。他跟在女兵的身后不由放慢了脚步。雪松沐浴在强烈的阳光下，背光处却显得阴森。他走得很慢，以至于女兵几次回过头来用目光催促。在一片修剪得整齐的柏墙旁，他终于站住了。

“你怎么了？”

“哦，没什么。”

“你这人真是的！”女兵脸上浮现出轻蔑的笑容。

岳枫竭力使自己笑得坦然一些：“首长休息，我就再等一会儿吧。”

那女兵嘴一撇：“看你那婆婆妈妈劲儿！”说罢她径自走了。

仰望着蓝澈的天空，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我是不是太紧张了？过于敏感啦？没有人会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没有。可是难道我将要见的那个人不曾怀疑我的履历吗？——当兵一年有

余，五个月入党，八个月提干，一同穿军装的那些大兵还扛着枪杆我却闪电般地爬上了另一个阶层——而以前的那个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跑到遥远的新疆来当兵？——高中毕业，留城待业，父母双亡，别无亲属——这变易的简历是否真为那个征战南北饱经沧桑的老军人所信服？

常青藤攀挂在米黄色的石墙上，垂坠着串串紫花，在远处吹来的波滔和松涛参杂的风中摇曳。不管怎样，命运已把我召唤到了门前，他想，没有后路可退，为了生存和前程，我必须和只能敲开命运之门！这是初次见面，要沉住气，命运不会比一个人沉着的勇气更强，拿出你的胆识来吧，否则一切都将前功尽弃了！年轻人盯着阳台尽头躺在藤椅上看报的老人走过去。

微风扫拂过雪松又漫过草坪，悄然爬上宽敞的阳台，在打开的报纸后面吹起一缕银白色的头发。它稀疏而柔软，在风中拂动。

“报告首长，骑兵第五师独立三团作战参谋岳枫奉命向您报到！”紧接着朗朗的话音后是一声清脆的马刺撞击声。

“哈哈，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华山放下报纸，扶着花镜镜框笑咪咪地打量着年轻人，“应当说是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干事前来报到嘛！——”

我的情况他一定掌握了。岳枫谨慎地揣摸着对方的笑脸。

“干嘛站着，”军区副政委摘下花镜，“呶，拽把藤椅过来嘛！”

就在这一瞬间，岳枫大为惊诧。这人面好熟呀！我们可曾见过面？将藤椅搬在首长对面的时候他有意放慢了动作急速地思忖着。

等年轻人坐定，华山擦拭着镜片说道：“我们是没见过面的熟人呀，啊？”

莫非他认出了我？岳枫沉着地欠了欠身子，试探性地答

道：“感谢首长的关心。军区第4号文件遵照首长的指示，我已经改好，请您审阅。”说着他递上昨夜通宵达旦改定的文件——这是到政治部报到之后与这位没见面的首长进行的第一次接触——他所指的是否就是这个？岳枫思量。

“好快哟。”华山接过文件翻了几页，“一个来月啦，机关生活还适应吧？”

“工作需要，力求适应。”岳枫解开了挂虑，心颤动了：他不正是我和谭京生搭救的那个人吗？！一种在心灵深处久已沉寂的情愫在骚动。

“高中毕业以后没有下乡？”

显然他并不了解我的真实背景。岳枫摇摇头：“父母多病，我留下来照顾他们。”

“老人们都故去了？”

岳枫持重地点点头。他忽然意识到命运的大门居然已经打开——轻而易举得难以令人置信——生活就将为因此而改观了？

华山以为年轻人不便回答，于是略带歉意地拍拍对方的手背径自翻阅起文件来。

那个举止不像是医务兵的女战士端着茶杯和药又出现在身边，好像从天而降，目光里包容着责备。岳枫敏感地站起来，抱疚地回敬了她一眼立正说道：

“请首长布置任务！”

“好好！这回写得不错，观点明确，提法新颖，有创见呢！”华山拍着文件说，笑容里蕴含着爱重，“我再修改一下就通知你，然后立刻转呈军区党委。小伙子，蛮能干哟……”

“爸爸！——”女兵夺过文件将药塞到华山手里，“医生的话又忘了！——”

“瞧，我是被管制对象，还是双重管制呢！真是曲有误，周郎顾。”

岳枫舒缓一笑。某种不可名状的亲近感悄然地插入他和老人之间。

“你笑什么？”华山凌厉地问。

“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那可不是！那可不是！我躲还来不及呢！”华山开心地笑起来，目光里充满了机智，“我这几个女儿呀，比造反派还凶呢。我岂敢‘时时误拂弦’！”

“爸爸！——”

岳枫当女孩子的目光尚未转移过来时，又立正重复了刚才的请示。

“工作？真是马不停蹄哟。”华山惬意地望着年轻人挺秀的身姿，“工作有的是你干呢，可不比骑马来得痛快呀！”他解嘲地指了指自己身上的睡衣说，“你目前的任务还是休息。再好的鹰也不可能一口气飞过天山呀！”

“而你总想睡一觉就溜出疗养院！吃药！——要不二姐回来我可没法儿交待！哼，人来疯儿……”

“遵命不如从命。”华山诙谐地叹了口气，“瞧，人老了就不中用了，我在外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可回家却要受女儿们吆喝！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岳枫又是一笑。

“你这又是笑什么？”老人机敏地问。

岳枫摇头。

“我可不喜欢吞吞吐吐的！知无不言嘛。”

“我想起了我的外婆。她吃药的时候也要发一通议论呢。”

岳枫口齿伶俐地撒了个谎。

“喝，下车伊始你们就搞起统战来啦！真狠得下心哟！”

三个人都笑了。岳枫看到女孩子笑容里隐藏着的友善。

第二章

天池湛蓝的湖水映着博格达峰巍峨的山姿。他习惯于在远离湖畔的白桦林下远眺天边的景致，无论是在晴天还是阴天。从前，他拒不承认这是悄悄潜入生活的一种变异。从四方面军第五次返回西康的时候，他就认真审度自己的事业了。可恶的大草地，夹金山，还有马步芳骑兵的马刀，夺去了多少老乡和战友的生命。他们都无声无息地死去了，被人遗忘了，没有墓地，没有碑文……而他还活着，多么不公平呀！犹如一棵树，许多枝条已经折断了，只剩下了这具苍老的主干，没有林涛，没有荫凉却还活着——那些死去的战友，有多少人比自己勇敢，德才兼备，可他们没有看到树下的荫翳，没有获得胜利的荣誉和喜悦。或许，他们早早故去又是因祸得福，倘若他们看到自己战功卓著的战友在自己军队的监狱里蒙受严刑拷打，又会作何感想呢？

沙滩上是自己留下的脚印，他认得出来。这一带只有他每天在散步，回来的路上总又能重新看到它们。他固执地认为自己的脚步还很硬实笔直，踩得那样深，以至于第二天旧地重踱湖水依旧冲不掉它的痕迹。耳边震荡的是浩浩涛声，它虽然单调但有内容。几个星期过去了，他渐渐熟悉了那宁静之外的喧嚣和喧嚣之内的宁静。多像延安党校的读书声呵，不，是金沙

江的水声，是瑞金稻田的蛙声，其中似乎还掺杂着天安门礼炮的鸣响……然而他承认自己已经分辨不清了。年前，偶遇故友谈及往事，是感慨，是赞叹？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易陷于沉思，陷于回忆。为什么呢？——人到晚年都会如此吗？一桩桩、一件件，一条条地整理着，费心劳神可又无法扼制——这又是为什么呢？

晴天，水是蓝澈的，一望到底；可到了阴天，水混沌污秽，无光无色。白色的浪沫一层又一层地扑向滩际，又层层退去。他凝视着自己踩出的脚印，它们越来越浅，愈来愈模糊，最后终于被浪花吞噬掉。他感到吃惊和遗憾，又重走到原来的地方使劲地踩了几个脚印，然后远远地躲开久久地注视着。但是当新踩的脚印又将消逝时，他悒郁地走开了。

他记得在监禁的一年半中所遇到的一切。他记得当时曾对自己说：记住此时此刻我在想些什么，以后我会想起来的——他想起来了——“如果我活着出去，我该做些什么呢？”是啊，该做些什么呢？又能做些什么呢？林彪垮台之后，他官复原职——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可那是顶着一头白发走回自己办公室的。荣誉、待遇和权利总也拨不散心头的阴云。他试过：工作工作，拚命地工作。谁料到竟然闯到这里来了——办公室变成了疗养院，军衣变成了睡衣。

他曾由此而对妻子说：“六十八啦，是解甲归田马放南山的时候啦。”

可老伴既没有赞同也有没反对。

他踌躇了。几十年共同生活的经验告诉自己，这个“参谋长”是靠得住的——她考虑问题周密精细，并且比自己更明豁深远——可她沉默了，没作任何表态，居然沉默了。当他走熟疗养院的每一条石径时幡然领悟：这是个非常时期，一点也不比从苏区撤退时来得轻松。解甲易，归田难。在这样一个动乱不

已的事态下，放下挑子就等于自取灭亡。不是吗，有多少同事寿迈年高还依旧咬着牙在硬撑着，他们同样游过街坐了牢，打趴下又爬起来，曾未想过退隐，仍然象从前那样死守在前沿阵地上，直到自己的人冲上来才闭上双眼……

他迷惘了。那是难以言传的苦楚蜕变而成的迷乱感。迎春花刚黄上枝条，他接到命令陪同军区司令员相雄赴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当一天的会刚结束，他独自躺在宾馆的套房里回味叶剑英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谈话时，忽然服务员前来报告，说是康生派秘书前来探望。他惊愕不已。尚未倒履相迎，来人却破门而入一阵寒暄，旋即送上康生左手亲题的唐人崔护《题城南庄》诗一幅，又喋喋不休地扯了些不着边际的话，然后告辞而去。他大为迷茫。“我与康生既无金石之谊又无文墨之交，素昧平生，他贸然赠书于我这个武夫作什么？”夜深人静时，他惶惑地展开馈赠的墨迹百思不得其解。会议结束时，那个自称是康办的人又预约来访，一阵云山雾绕后便单刀直入。原来军区政治部新近提拔起来的一位叫谢文荷的副主任是康生的远亲，康生送书是表感谢之意。他深为纳罕。谢文荷提升他晓得内有背景。此人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某机关工作，从未有行伍的经历，据说此番调来新疆是上面有人首肯的。相雄司令员拒绝安排在参谋部等作战机构，末了在政治部注册登记了。当时他上任伊始，并未费心多作过问，既然上面关照过了也就悉听尊便。可是却没料到惊动了抱病于舍，深居简出的康生。“这可真是张冠李戴呀，”他想，“莫非此番动作别有用心？但用心何在呢？”思忖之际，相雄过来串门，看到赠墨也颇感诧异：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啥个意思？”

他大摇其头，随即上前讨教。相雄盯着康生的落款缄默了，许久，在屋中踱起步来。他试图说明原委但对方心事重重

无心聆听不辞而别。那一夜是他出狱以来第一次失眠。返回的飞机上相雄又提及此事说：“康生为人啥样，不说你也明白。当心点儿哟，沾惹不得呀，”说着指了指领章，“有人盯着这红牌牌眼红哟。”与其说他是无言相对，倒不如说他是不想赘言——两边的份量他都清楚，他只能缄默。恰值他卧床养病时相雄前来探望建议道：“不给你配个好帮手，你就要提前到马克思那儿报到喽。哎，给你推荐个人怎样？”问得唐突，他颇为诧异：

“你爱才如命，舍得割爱？”

“你要是真病垮了，撂下挑子干要我一个，嘿，我可不干！”

“你举荐谁？那帮后门兵少爷坯子我可不要！”

“这次大练兵中我瞄上的，北京兵。才二十四岁，有两下子，绝非等闲之辈。”

跟女儿们严格而体贴的管制一样，遵命不如从命——他晓得相雄的脾气，主意已定覆水难收；他也深悉相雄的意图，既然已被列入到“关怀”的对象中去，盛情怎好拒绝呢。他本想说将衷曲向妻子转诉，可是那除了让饱尝忧患的她徒增几许愁虑又何济于事呢。因此，为了不让家人们牵虑，当岳枫前来报到时他尽量佯作爱重之意以掩人耳目。初次见面给他的印象和事先的想象别无二致——相雄派来的人精明强干，确非等闲之辈。

难以驱散的阴影在心中扩展开来。那是终日回旋于耳的涛响和风声无法替代的。

一个姑娘沿着小溪向临湖的木桥跑来。当她看到老人蹒跚的身影时，便悄悄地躲到桥边的灌木丛中。等老人踱上木桥，她蹑手蹑脚尾随在后，张开双臂将老人抱住了。

“准是百川你这个调皮鬼！——”

“老爸你有特异功能！”华百川为父亲的猜测颇为得意。她

亲昵地将头靠在父亲的肩头上问道：“怎么没人陪你出来散步？”

“散步还需要前呼后拥的？那可是越散心心越烦……”

“老爸心烦？”

华山连忙转移话题：“立正！稍息，汇报情况吧。”

“报告老爸，我还活着！”

“可你妈都快想死啊。”

“就妈灵感多！老爸没想我？”

“谁想你这调皮鬼！眼不见，心不烦……”华山强颜笑道。

“相雄伯伯神极了，亲自到郊区来迎接我们呢！先是慰问后是犒劳。喝，你猜他怎么着？——拎了根鱼杆，还真的到乌鲁木齐河里钓鱼呢！钓了半天，连根水草也没挂着。最后索性让警卫员往河里扔手榴弹——笨极了！——”

夕阳在博格达峰涂了一层金辉，倒影把天池染得血红。华山见女儿没有觉察出自己的心境，先是宽慰，后是忧伤，忧伤之余又有少许的孤寂感。

“我们告诉他，歌舞团拉练的队伍刚接近公路就听见了爆炸声。一个月的集训还真顶用，大伙儿一下子就武装起来了，”姑娘扶住木桥的栏杆笑仰了身子，“有的握着橡皮匕首，有的端起了小提琴，我呢，毫不犹豫地抄起了冬不拉——爸，你说有多可笑！相雄伯伯的嘴都笑歪啦！……”

桥下是璀璨的波光，其中还参杂着姑娘妩媚的笑脸，向湖中涓涓流去。

“别看平时肖团长蠢得象头猪，可枪声一响就象个西瓜滚到沟里，还大叫什么隐——蔽！爸——”瑰丽色的夕辉忽然在她脸上凝固了。

山峦之下重岚越发深沉，紧紧地锁住了华山凝重的视线。

华百川温柔地偎着父亲的肩头追寻着他的目光：山峦下，泉汊如网，迷迷离离。